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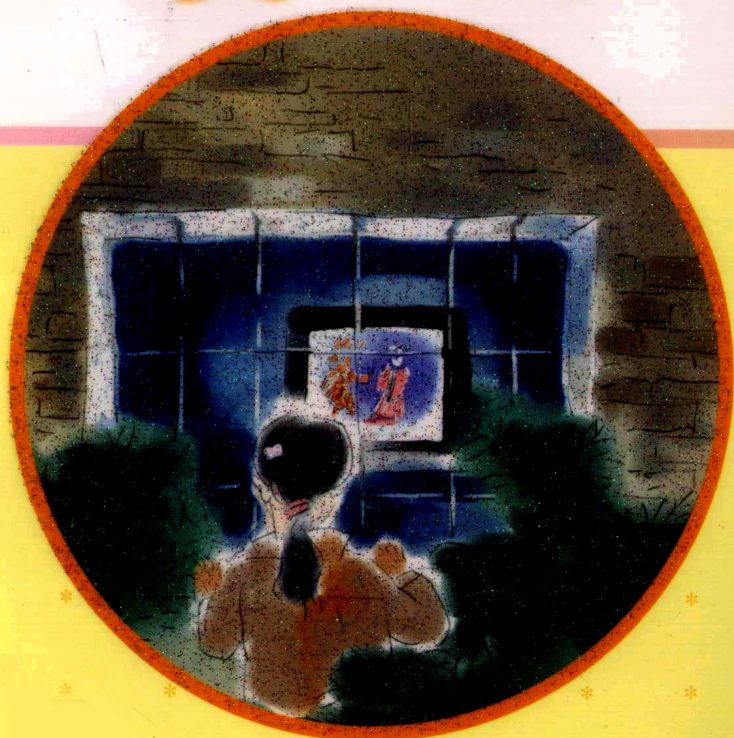
冰心奖 专著

ZHONGGUO DANGDAI HUOJIANG

ERTONGWENXUE ZUOJIA SHUXI



暖雨



* 毛芦芦 著 *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冰心奖专号

ZHONGGUO DANGDAI HUOJIANG



ERTONGWENXUE ZUOJIA SHUXI

暖雨

* 毛芦芦 著 *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暖雨/毛芦芦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冰心奖专辑)

ISBN 978-7-02-007189-0

I. 暖… II. 毛…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2204 号

责任编辑:叶显林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李 博

暖雨

毛芦芦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11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189-0 定价 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诚 谢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是一套荟萃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精华的大型书系,我们已经陆续推出两辑,囊括了活跃在当今中国儿童文学园地中的二十位名家的名作,受到了广大青少年读者以及家长朋友的热烈欢迎。

今年,值冰心奖创办二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特推出冰心奖获奖作家专辑,作为对冰心老人的纪念,并表达我们出版人对为冰心奖的创办而竭尽心力的几位发起人以及那些为冰心奖的进一步光大而不懈努力和无私奉献的人的敬意。我们真诚地希望以我们的一点绵薄之力为冰心奖更加辉煌的将来作出一点贡献,也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朋友能一如既往地喜欢“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的这一套专辑。

在此,我们衷心感谢那些为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辛勤耕耘的作家们,感谢他们慷慨地将自己的精彩篇章奉献给我们的孩子,让孩子们在阅读这些精品佳作的过程中,得以获取精神的愉悦和人生的体验!同时,我们也衷心感谢为这套书系制作了精美插图的绘画作者以及其他所有为这套书系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人!

我们真诚地欢迎更多热爱儿童文学创作、愿为我们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奉献自己智慧和才华的儿童文学作家与我们一起共同构建这一书系。我们将竭诚做好各种服务工作,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心灵和情感的桥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九年一月

假如说生活是一江春水，那么文字就是一张网，能捕住我们生命中很多温暖感人的美丽故事。我希望从我这张文字的网上摘下的故事，也能感动你们——我最亲爱的读者！

——毛芦芦

目 录

花梯	(1)
村口的宋歌	(5)
响水	(14)
梅好的桑树	(23)
第四只黄鼠狼	(32)
枣林·女孩	(41)
绿裙子的电影	(52)
小轮的鸟窝	(64)
北山下有根独木桥	(77)
当青棟遇到青葱……	(90)
采春,采春	(106)
青瓦与水蓝	(122)
暖雨	(140)
鸭的官	(169)
行走的村庄	(204)



花 梯

春天到了，黄黄的油菜花一阶一阶地顺着山坡爬着，爬到了小兰子家的门槛边，就势儿一跳，还越过小兰子那双黑黝黝的泥脚，滚进了她家的院子，攀上了她家的窗台。这样，小兰子就仿佛是坐在花梯的梯肩上吹笛了。

说起来，那并不是一管真正的笛。那只是一支小小的细竹管，是小兰子自己从后山采了一段虚竹，在有骨节的那端挖了小孔，里面嵌半瓣竹芯片儿，又从另一端插入头缠棉花的小铁丝做成的。

吹响这样的野笛，不需要多大本事，你只需吹前将笛浸一浸水，然后上下拉扯笛底部的铁丝线，再把唇凑近上头的芯片稍一送气，笛就会叫了，叫出一些细碎的鸟鸣或断续的风嘶。但你要想将那些凌乱的风嘶鸟鸣组成像样的旋律，像小兰子这样，就需要真功夫了。

小兰子的笛声被层层油菜花簇拥着，缓缓盘旋，袅袅上升，从她的院子里一股一股源源不断地飘荡出来，听得半山腰的游客，一个个都恨不得让自己的脚步撵着笛声飞扬起来。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冰心奖专辑

没多久，小兰子的院门就被一群人堵住了。小兰子没介意也没抬头，照样吹她的笛。村里的石屋群被辟为县里最著名的风景区已经三年，小兰子对游客早已见怪不怪。

你看她，微垂着眼帘，长长的睫毛在阳光里一颤一颤，短短的头发在风中一扬一扬，洗得发白的墨绿衣衫在花枝的映照下一飘一飘的。整个人，那么安娴喜悦地被自己的笛声包裹着，浸泡着，竟仿佛是一条在空气中自在地漂游歌唱的小鱼！

当然，就当那群围在门槛外的游客，是花海中似有若无的泡沫好了。

笛继续响。

院子深处有一群小绒鸡跑过来啄起了笛声。它们叽叽喳喳地欢叫着，扑簌扑簌地跑动着，有一只还跳上门槛在小兰子的光脚背上蹲了下来，朝小主人仰起头，做出深情凝望状。哈，吹笛的女孩终于将笛放下，笑着朝小鸡伸出手去。但不等那手触及小鸡，一张红花花的纸，已先落进了她的掌心。

捏着那纸，小兰子满脸的笑意一下子凝成了大大的问号，因为那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纸片，而是一张一百元面值的人民币啊！

002

小兰子抬眼仰望撒钱给她的那人，却碰到一双湛蓝湛蓝的眼睛。哦，村里来外国人啦，这可是三年来的第一回！而且不止一个，敢情围在门外的这群全是！这群被笑着、闹着、滚着的油菜花牵着、抬着、举着的客官，全是白皮、黄发、蓝眼的外国人！

小兰子不由得慌慌地站了起来，涨红了脸，激动地默点着人数。可她数了两遍，也没有点清他们到底是七个还是八个。因为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朝她伸着大拇指，嘴里“咕的，咕的”“王的父袄”“王的父袄”地叫，可窘死她啦！还惊得她脚边的那群小绒鸡一溜烟躲进了阳光深处。

汗源源不断地从额上滚下来，小兰子用捏笛的手背擦擦脸，不管用；又用另一只手去擦，可胳膊抬起来时，才发觉掌中还抓着人家的钱呢。她的脸更红了，连忙把钱递还人家。

“拿去，拿去！它是奖品！”那个眼睛碧蓝的外国小伙把钱推回来时，指着小兰子的竹笛，笑出了两个孩子气的大酒窝。

“不行！不要！我是吹着玩的，我不能收这奖品！”小兰子说着，脸红得都快烧起来了。她不住地往后退，退，居然躲到一丛油菜花后，用花遮住了眼睛。

在那滑稽又美丽的一刻，哇，哇，哇，几乎所有的人都将相机、摄影机的镜头对准了小兰子，除了那个眼睛被花晃黄的捏着钱的青年。

他望着被花紧搂在怀里的小兰子，嘿嘿、嘿嘿地傻笑着。突然，他仿佛被火烫了一下似的，将手中的钱塞进了裤袋。随即，他将头上的帽子脱下来，戴在小兰子面前的一簇菜花上，默默地朝同伴一挥手……

小兰子还在用花捂着眼睛。

直等院门外消尽了一切脚步声，她才将握花的手从眼睛上放了下来。可她看到了什么了？一顶旅游帽！一顶火红火红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冰心奖专辑

的旅游帽，正在金子般熠熠闪光的油菜花上朝她俏皮地微笑着。那圆圆的帽窝、长长的帽舌，可真像一个热情无限的感叹号啊！

小兰子捧起那帽，小鸟一般飞出院门。可客人们已经走远了。那群穿红着绿的高大背影，正慢慢地消融在一条悠长而洁白的石头巷里。

小兰子举起帽子，朝那些背影挥了两挥，然后抬起另一只手，把她的笛轻轻地含在嘴边，把村里所有花的香，鸟的语和流水的歌，都吹了起来，送进了风中……

村口的宋歌

沉沉静静的宋歌，安安静静地守着她的小菜摊，在热闹、喧嚣的村口，就像一枚月光发卡，不小心扣在阳光蓬松、飞扬的发辫上，那抹似有若无的美丽，让一些路过的人心生怜惜，但让更多路过的人视若无睹。

一天天，一月月，日子在宋歌身下的小板凳底咿咿呀呀地唱着一阙无字的歌。很快，新的九月一日就滑到了宋歌眼前。

不过这一天，宋歌跟一年来的其他三百六十五天一样，不等太阳出山，就早早地在村口摆开了她的菜摊。

她卖的菜都是她爸从菜园里新摘的，黄瓜、丝瓜、冬瓜、金瓜，青的碧青，白的霜白，黄的金黄；毛豆、豌豆、豇豆、四季豆，圆的滚圆，长的细长，尖的笔尖；还有那些小白菜、木耳菜、菊花菜、金达菜，嫩的水嫩，香的喷香，甜的津甜。它们被鲜红鲜红的辣椒衬托着，被晶亮晶亮的露水沾附着，被清清凉凉的晨风抚摸着。宋歌的巧手又将它们码成一幅色彩明丽的画卷，所以根本不需要宋歌叫卖，她菜摊上的第一茬菜，很快就只剩下浅浅儿一层了。

005

暖雨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冰心奖专辑

宋歌送走一位顾客，忙里偷闲，抬起头抹了一把汗，朝溪畔菜园方向张望了一眼。看见她爸正挑着一担菜，远远地朝这边走来，宋歌嘴一抿，嘴角一挑，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宋歌，你在笑？你在这里卖菜，居然还笑得出来！猪油，别忘了今天是九月一日，难道你真的不打算再去读书啦？”突然，一辆自行车从天而降般停在宋歌面前，车上的女孩用一只脚抵着菜摊的案板。你根本还没看清她长什么样呢，她就叽里咕噜地冲宋歌大叫了这么一通。

“啊，喜鹊！你怎么来啦？”宋歌看见那女孩，高兴得眉眼嘴鼻全笑歪了，可她的身子还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依然横跨在自行车上的喜鹊伸手捋捋宋歌的短发，一边从案板上拣了一条小黄瓜，咔嚓咬了一口，说：“本姑娘是特地多拐了五六里路来邀你去上学的。嘿，我猜得不错，你这猪油果然还在这里卖菜！怎么，你是真的再也不要我这个老同桌啦？”

“你知道，我妈的病虽然看上去好了，但乳腺癌毕竟是癌，我怕她休息不好复发起来，那我们家可真是惨啦！所以，我恐怕是……是真的再也不能去学校了……”宋歌的话一句比一句轻，轻到最后，就陷入了无声的沉默。

“你呀，真的是一罐猪油，只配拿来炒菜吃！你学习那么好，就不怕可惜了你的前途！再说，她也不是你的亲妈！”喜鹊说着又狠狠地咬了一大口黄瓜。

“喜鹊，你怎么这么说呢？她虽不是我的亲妈，可我的亲

妈将我扔了，是她把我带大的呀……”这回，宋歌的声音是一句比一句高，高到最后，竟成了呜咽。

见宋歌哭了，喜鹊手忙脚乱地扔了自行车，走过去拍着宋歌的背。

宋歌爸恰巧挑着菜担来到了她们的跟前：“小歌，你怎么啦？小歌？”

听宋歌爸这么问，喜鹊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啧啧，宋歌啊，你这名字好，连你爸见了你都要叫你一声‘哥’呢！”

经喜鹊这么一闹，宋歌不由得转哭为笑。她说：“爸，这是我的老同学郑梅，不过大家都叫她喜鹊，以前她到过我们家的，你还认得不？”

宋歌爸仔细看了喜鹊一眼，说：“看人是不认得了，女大十八变嘛！但一听见声音就记起来了……喜鹊，真是一只喜鹊！”

“唉，今天喜鹊成乌鸦啦，我好心来劝宋歌去上学，她倒恨我乱说话！”喜鹊说着撅起嘴，冲宋歌爸做了一个大鬼脸。

宋歌爸笑了：“我和她妈哪天不在劝她？可小歌主见大着呢，说不去就是不去，别人根本劝不动！这孩子，一点不像我们夫妻。”

喜鹊脱口而出：“她当然不像你们……”害得宋歌在边上狠狠地掐了她一把，她才哎哟哎哟把嘴给堵上了。

喜鹊走时，宋歌送了她好远，一直送到了溪边的大桥上。

“得了，快回去守着你那孝心菜摊吧，猪油！”喜鹊笑着骂宋歌，眼中却差一点滚下泪珠儿来。她正急急忙忙地想跨上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冰心奖专辑

自行车逃走,可从桥那头开来的一辆小卡车在她和宋歌面前呼地停住了。

“哎,两位小妹,请问前面是不是叶畈村?”从车内探出一个戴墨镜的问路妇人,人胖胖的,脸白白的,看上去好一派富贵之相。

“是的,阿姨。”宋歌点点头,礼貌地对那人一笑。

没想到,宋歌的这浅浅儿一笑,竟将那问路妇人笑成了一尊泥塑的菩萨。她那举在鬓边准备理头发的手,她那微微启开一条缝的唇,还有她那漆漆黑架在高鼻梁上的墨镜,都似乎同时被魔法点中,僵住了。

见她那样,喜鹊忍不住伸出一只脚踢了踢她的小卡车,说:“你邪门啦,好怪!”

那妇人这才如梦初醒般朝宋歌说了一声谢谢,猛地一踩油门,飞快地驱车离开了。

“‘谢谢’? 还有‘哎,请问两位小妹,前面是不是叶畈村?’怪了!这女人的声音与你的很像很像哦!宋歌,说不定她就是你的亲妈妈!”喜鹊吸着卡车扬起的一地尘埃,居然兴奋得跳起来捶了宋歌一拳。

008

宋歌朝好友翻了一下白眼,多少有点无奈地一笑:“你呀,净替我做白日梦!再不去上学,你干脆也陪着我卖菜算啦!”

“好,好,再见!”喜鹊骑上车,真如喜鹊般地飞走了。

桥上突然静得让人发慌。

宋歌望着她家那离桥头不远的菜园子,嘴一抿,眼圈忽然

红了，同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低低地喊了一声“妈妈”！

十五年前，她爸爸正是在菜园子的韭菜地上捡到她的。丢弃她的亲生父母一定早托人打听清楚了，她养父母结婚十年了还不曾有孩子。所以一天黎明时分，她的亲生父母将她用嫩黄嫩黄的小被子包裹着，放在那碧绿碧绿的韭菜上，以至于她爸爸在天蒙蒙亮一踏进菜园时，就被她吸引过去了。那时，她还在呼呼大睡呢，刚出生没有几天的小皱脸上沾满了露水。

所以妈妈最初主张给她取名叫宋露，但她那信基督教的奶奶说这孩子一定是上帝送来的礼物，要全家为上帝多唱颂歌，结果，她就叫“宋歌”啦。

来历与村里所有小孩都不一样的宋歌，享受到的爱可一点不比村里的其他孩子少。

本来，她奶奶爱抽烟，可自有了宋歌，她老人家就把烟戒了，省下钱整天给宋歌买糖吃，以至她的一口奶牙全被蛀坏了。奶奶临终，手里还紧捏着一颗准备给宋歌的糖果呢……

而原先一见陌生人就脸红、就张口结舌不会说话的妈妈，为了宋歌，竟勇敢地在村口摆开了他们周围四五个村庄的第一片菜摊。把她从菜园子里抱回家的爸爸就更不用说了，在她上小学之前，几乎每天都会用畚箕挑着她上菜园子去玩，替她捉蜻蜓，抓蝴蝶，让她看蒜儿抽薹，听包心菜卷叶子，与茄子一起比试小拳头。

可惜无论大人怎样娇宠，宋歌都没有一般同龄孩子那么活泼。她总喜欢安安静静地一个人呆着，想这想那。也许，这





是因为她从小就知道她是捡来的孩子的缘故吧——不是父母告诉她的，而是村里所有的人都晓得她“出生”在菜园的秘密。

但也正由于搞不清自己真正的出生秘密，宋歌常常会像今天这样，在背人处，轻轻地叹着气，低低地喊着“妈妈”！

宋歌被自己的心思压迫着，慢慢地走回菜摊，看到爸爸正手忙脚乱地往一辆小卡车上装蔬菜。

“小歌，快点过来帮忙，今天我们运气好，撞上财神婆啦，这女老板叫我把每样菜都给她称上十斤哪！”

宋歌这才发现，刚才那个向她问路的戴墨镜的女人，正站在卡车旁盯着她看。她对客人习惯性地一笑，便走过去帮父亲。但那女人墨镜后面的眼睛，似乎一直在追着她转。

“邪门啦，好怪！”宋歌想起喜鹊刚刚说过的那些话，一颗心竟莫名其妙地扑扑乱跳起来。

菜都装上车了，钱也付了，宋歌爸爸已再次挑起畚箕去菜园子里摘菜，可那戴墨镜的女人还磨磨蹭蹭地蹲在宋歌身后的小水沟里洗手擦鞋，仍然在偷偷地打量着宋歌。

宋歌再沉静，再有主见，可毕竟还是一个孩子。最后她忍不住了，直截了当地对那女人说：“阿姨，您既然这么喜欢看我，干吗不把墨镜摘了？！”

不料，墨镜摘下，那女人只冲着宋歌唤了一声“孩子”，泪水便夺眶而出……是她！一定是她！错不了的！宋歌望着那女人的泪水，自己的眼睛霎时也湿了。她已经完全知道那女人是谁了。可她的腿没动，身子没动，嘴也没动。